

来昆明接作家团的是开远的一位志愿者小马姑娘。小马在大客车上第一个角色是导游：“我叫马净净，是全国首届武术节的志愿者，我也是团中央西部志愿者。我在开远的时间不长，介绍的情况如要不准确，请大家原谅……”我们从昆明向南开，大概三个小时就可以到开远了，车上除了几个从北京来的作家，大多数是云南本省的作家，小马这个刚到开远不久的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系的研究生，很快就“失业”了，因为他比作家知道的并不多。小马不当导游，十分开心，坐到了老作家白桦的身边：“见到您真高兴，以前是从书上知道您，现在看到真的了！”这句话说得有趣，也真心。这次开远市长不请歌星而是请作家来参加武术节活动到开远采风，受到省里有关领导的表扬，说市长聪明，说市长有文化气息，都行。其实，请歌星参加各地的节庆活动，无可厚非，歌星在成千上万人的会场上，无论是表演还是歌唱，都不会比电视上更清晰更悦耳，只是能让到会的人说“这回见到一个真的了！”这一个月，这是第三次参加外地的活动了，开远市长的邀请，让我想起另外两个市长。在广东参加广东诗歌节，见到了增城市的市长，我们早就相识了，这次他参加诗歌节高峰论坛，希望作家

朋友们到增城多走走看看。最近朱市长办了一件让各地媒体纷纷报道的事情，增城一次让十个打工的诗人在增城落户。这事反响不小，给十个诗人落户口，这十个诗人就是增城诗人了。其实，这些诗人多年在珠三角打工，有的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记者、企业家，但是就是没有当地户口，成了珠三角的“打工诗人”。朱市长功德无量，让这个十个诗人有了家，成了增城诗人。其实，他们还是在深

即兴发言说：“一个市长如此尊重一位年轻的诗人，这个城市如此敬重诗人，那么，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就会看重友谊，看重感情，看重良知，看重正义！”车向开运行，我想起开远和增城、赤壁这三个城市，想起这三个城市的市长，我觉得，一个变化正悄悄地发生。

大家小品

三个市长

叶廷滨

这个变化和开远这个边城一样，悄悄地发生，却让外来人一下子就会发现。我们住的宾馆有个奇怪的名

字“红电文化城”。原来这里是一座电厂，在上世纪50年代时，是苏联援华的150个项目之一，一座装机容量十万千瓦的热电厂。这曾是边城的骄傲，虽处边地，但却是滇南的工业重镇。如今电厂规模太小，停了。厂区改成了宾馆。三座高高的烟囱还在宣示曾有的地位。同行的黄尧对主人建议，保留这三根巨大的烟囱，因为这是这座边城的历史，就像其他小镇的庙宇和祠堂，边地开远半个多世纪就与这烟囱工业共

同走入历史。开远这座边城，曾因污染严重而全国闻名，同时，几十年，又处在边疆“战区”，奉献与忙碌，让这座小城顾不上自己的容颜。如今能承办全国性的艺术节，搞起文化搭台唱经济大戏，让每个走进边城的客人鼻子不再发现“情况”，这大概也是一种形象展示吧？

初冬时节，本来艳阳高照，让人穿衬衣的云南，因为一场规模不小的冷空气入侵，使我们在小雨中穿着北京带来的衣服走进了开远。到开远时天早黑了，还没有进屋，先吃晚饭。我十多年前在四川工作，多次到云南，记得第一次是1986年参加中国作家访问团，在云南的大理、保山、德宏转了半个月。云南菜与川菜相近，味重、鲜美、可口。满桌子菜里，最招眼的是一盘鲜桃。主人说这是开远的特产“冬桃”，冬天收获，现在还有挂在树上的鲜果！一盘桃子就这样提醒了我们，虽然我们穿得厚厚的，外面的小雨下得朦朦胧胧的，但这里是亚热带北回归线地区，是花香果美富饶神奇的地方。餐后走进我的住房，桌上的果盘里，有一把香蕉、三只冬桃。

初进开远的第一天，旅途劳累，我顺手在一张名片的背后记下几个字：三个市长，三根烟囱，三只冬桃……

信在这儿结束。一封没有头尾、也没有署名和日期的信。但它的主要部分已经写完了！

“张莉，现在我才明白我在战争中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你，就失去了战后的生活，失去了家和自己的幸福……我还明白了，真正的战争创伤是很难抹平的，你就是我心灵上难以抹平的创伤……我的心告诉我，从今以后，我是很难遇上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了。别人不可能像你一样爱我，我也很难不拿你做标准衡量别的女人，因此我要再爱上谁是不容易了……我的心已因自己的过错撕裂了，你地下有知，一定能听到它撕裂时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响声。”

“张莉，生前我对不起你，死后绝不会让你太寂寞。我会常来看你，坐在哪儿陪伴你。我对你只有一个请求，我想在心底认定我们已经结婚，你就是我在公母山前线阵亡的妻子，今天就是你的婚礼。”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江涛驱车去了某市的野战医院。

上次离开部队前，团长曾让他为L师的三个团物色团长。出于各种原因，江涛意识到，他真正要慎重考虑的是A团团长的人选。L师是军委的拳头部队，A团又是L师的拳头，打仗的机会就更多，而且一打就会是些硬仗、恶仗。这样无论赵勇、尹国才和A团的三个营长，都不如C团副团长刘宗魁合适了。

他将自己的意见报告给了新任的团长，回部队后却得到了另外的消息：至今仍某市野战医院养伤的刘宗魁坚决拒绝出任A团团长，死活要求转业，并且不准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奖赏。

刘宗魁颈部缠着厚厚的绷带，不是在病房，而是在医院花园式的庭院里与江涛见了面。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他相信自己肯定会同江涛吵起来，那样就会影响同室的伤员们休息。

刘宗魁是在634高地之战的第二天上午带C团三营撤下战场途中昏倒的。颈部的贯通伤一直在悄悄向外渗血。这个疏忽差点要了他的命。

他被辗转送到这家野战医院后在高烧昏迷中度过了三天。三天里他时而而大喊大叫，怒气冲冲；时而号啕大哭，热泪长流。三天后他清醒了，目光却变得异常冷峻，坚决不再回任何入谈论公母山之战。

刘宗魁即使已经躺在后方医院

的床上，他也难以相信自己真的走下了战场。活下来并继续活下去——那是他非常不情愿的。

于是，当上级干部部门来人跟他谈话，说新任L师师长提议他做A团团团长时，他理所当然地再一次高度评价和恼怒起来。

“这个人……他居然还敢要求一个被他欺骗过的人留在他手下当团长……不，我领教过了，我伺候谁也不会伺候他！”他咬牙切齿地想到。

……两个人在医院花园中心的藤萝架下相距很远的地方站住了。

望着刘宗魁不加掩饰地显示出敌意、憎恶和愤怒的脸，江涛的脸也不由自主地涨红了。

“老刘，我今天来有三个意思，”他开门见山地说道，努力使自己的声调和缓下来，“第一，我代表师党委向你表示慰问；第二，我想亲自来看看你，向你承认我的过错，战争第一天的下午，我出于可鄙的虚荣心，没有为你向军师首长请求增援——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真诚的悔悟之情……第三，我想请你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出院后不要转业，到A团去工作。”

刘宗魁怔怔地望着这个变得与战前完全两样的江涛，胸中原有的愤怒和憎恶突然被他话中泄露出的太多的忏悔之情大大地瓦解了。他盯着对方的脸，蓦地，泪水涌上了眼眶。

“你……你现

在说这些，不是……不是太晚了么？”他语气生硬地说。

江涛看清了那些突然在他眼里涌出的泪水。他明白这是为什么。一瞬间内，他也想到了死在战场上的张莉，马上，眼圈也微微红了。

“不，老刘……亡羊补牢，总不算太晚，”他的声音低沉了，“我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你大概听说过师医院女军医张莉，我们……她相信会肯定会同江涛吵起来，那样就会影响同室的伤员们休息。”

刘宗魁是在634高地之战的第二天上午带C团三营撤下战场途中昏倒的。颈部的贯通伤一直在悄悄向外渗血。这个疏忽差点要了他的命。

他被辗转送到这家野战医院后在高烧昏迷中度过了三天。三天里他时而而大喊大叫，怒气冲冲；时而号啕大哭，热泪长流。三天后他清醒了，目光却变得异常冷峻，坚决不再回任何入谈论公母山之战。

刘宗魁即使已经躺在后方医院



朱秀海 著

连载

(二十六)刘老板——时尚弄潮儿

或许因为初次见面，刘老板就是一副和蔼可亲、拉家常的样子，所以日后当他真的成为我的老板，我也还是觉得对他的亲切远远超过了对老板该有的敬畏。

虽然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嫌疑，我却不得不承认，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大到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小到凤凰员工的恋爱家史，雅如李白屈原音乐绘画，俗如八卦新闻海边消息，不雅不俗如美食佳肴豪宅豪车，老板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常常好奇，老板的大脑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虽然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老板却精力旺盛，保留着许多新新人类的明显特征。尤其是对数码电子产品，他永远是“时尚弄潮儿”。

在凤凰，有许多摄影发烧友，老板和院长都属于“高烧族”。早在2003年10月，我随他们去九寨沟，老板就用自己的顶级数码相机为我拍下了无数红黄美景，再加上院长用他的长枪大炮为我拍的照片，至今还被我妈认为是我现存的最好照片。

老板还有一个爱好——酷爱时尚新款手机。只要一两个月不见，手机型号必然更新。

前年4月的一天，我和Tiger在北京主持某个颁奖典礼。或许因为会议太过冗长，流程还未过半，坐在台下的嘉宾们就耐不住寂寞了，纷纷拿出手机发短信。在整整一排低着头的部长和著名企业家中间，唯独老板，端坐在正中央，始终面色凝重，神情专注，仰头望着台上。

我和Tiger在台后窃窃私语，纳闷极了：手机玩得比谁都溜的老板这次是怎么了？是要拿金盆洗手？还是专门监督我们两人在台上的表现？

典礼结束后，老板还谦虚地说，原来，在颁奖过程中，他把手机放在长裤口袋里，将盲打技术从电脑移植到手机上，不用眼睛，居然只用一只手，就发了无数短信。老板还谦虚地说，这样发出的短信常常音同字不同，但对方连蒙带猜，还是八九不离十。

想象着老板并不纤细的手指在小巧的手机键盘上自由地翻飞移动，劈里叭啦地狂发短信，所有人都自叹不如，长吁短叹；这简直比十几岁的拇指一族还要厉害！

遗憾的是，摩根斯坦利当年并没有拿到凤凰上市的项目。但是，和刘老板的这第一次握手，却让我与凤凰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不久，凤凰成

功登陆创业板。

2001年1月2日早上10点，在凤凰资讯台正式开播34小时后，我终于在《股市直播室》里露面了。

一个从未做过电视，也从没做过平面媒体的人，没经过任何培训，就直接作为主持人在电视上亮相，而且第一次做节目居然还是直播，这样的事情，恐怕天下只有在凤凰才会发生，这样的决定，恐怕全世界也只有老板和院长才有胆量拍板。事后想想，连我自己都替老板和院长后怕，假如出了什么差错呢？我能及时应对吗？毕竟，那是在对股市进行直播啊！

万幸的是，20分钟里，一切正常！

我身着黑色职业套装，长发被整

理地高高盘起。坐在直播台前，对着陌生的摄像机，我说从今以后，我将会在早上10点、中午1点、下午4点、一天三次在《股市直播室》中与观众见面，告诉大家最新的股市行情和最新的市场分析。

由此，我的电视生涯正式开始了。

(二十七)李琳琳

李琳琳来自一个特殊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中国前总理李鹏，她的哥哥则是中国另一家大型电力公司华能国际的董事长李小平。

这样的身份，按理来说应该对记者躲闪不及，但李琳琳却敢于主动走到镁光灯下，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会直面那些她不喜欢的题材吗？她又会愿意谈起她的父亲吗？

尽管是在做财经节目，但是采访前，我却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对李琳琳这个人的好奇远远超过了对中电国际和电力行业的兴趣。

采访那天，李琳琳准时走进了我们的拍摄场地——中电国际的会客室。之前，我听过很多人描述她年轻、漂亮，从首饰、服装到手袋，一身名牌，无一例外。

见到李琳琳，果真名不虚传。她带着礼节性的微笑，与我握手。那张化妆得非常精致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年龄的痕迹，得体的淡紫色套装，更是衬托出了她的职业形象。我完全没有想到，她看上去似乎并不太像一位被宠坏的骄贵的“红色公主”。

两个女人之间，服装是很容易沟通的话题。那些锦里藏针的问题，我已经学会了把它们留在采访前，在谈话接近尾声时，才拿出来。所以，谈话就从服装品牌开始。

小小说

歌声

郭亚兰

全区召开一个隆重的教育工作会，他被邀请列席参加。尽管，他的公司很忙，一天到晚忙得昏天暗地的，可他一有空闲总爱往学校钻，还自告奋勇为学生教唱歌。他已是六十好几的人了，唱起歌来，却像个年轻人似的，声音洪亮，委婉动人。

大会开始后，领导多次请他坐到主席台上，他都婉言谢绝了，俨然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端正地坐在会议大厅里，无论是学习文件，还是领导讲话，抑或是那些登台的介绍宝贵的经验，他都认真地听，极有兴趣，那张有几条浅浅皱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一种无比的喜悦，无比满足的神情。

大会将要结束时，却出了一件轰动会场而且谁也意想不到的事。他投资五十多万元，购买了五十多台钢琴拉到会场，给全区每所小学各赠送了一台。这是他多年的心愿，今日终于有机会实现。在赠送仪式上，他真诚而深情地说：“我们的学校，不能没歌声……”

他的话赢得一片掌声。会后，一位记者采访他，他婉拒多次，记者却缠住不放，他只好无奈地摇摇头说：“我原先也是个教师，而且是个教音乐的教师。”

随笔

一只忠诚的猫

王少禹

这几天，我的眼前经常晃动着一只猫的身影。这是老家一只普通的猫，黄毛中夹杂着一丝丝白色，体态中等偏胖，经常懒洋洋地卧在墙角晒太阳，矜持中透着几分尊严。喜欢动物的儿子回到老家，总想亲近它一下，可它总是很倔强的样子，只肯让你拉拉手，若有进一步的非分之想，它就远远地躲开，跳到高高的墙头上无奈地看着你。这真是一只有个性的猫！

这只猫对我母亲却极有感情。听我母亲讲，她到地里干活时，猫也一直跟着，在家里也经常不离左右。毕竟，养了它三四年了。最初是从一个亲戚家里逮回来的，日久生情，似乎难以分开了。我每每回到老家，也很是喜欢它，尤其是我们兄妹四人都不在父母身边，有一只小猫陪伴，似乎也减轻一些老人内心的孤单吧。

但我真正对小猫产生好感，并时常惦记它，以至于给母亲打电话时，总要顺便问一下它的情况，还是从一年多前的一件事开始的。由于我们兄妹都在外地，父母每年都要出来住一段

时间。猫总不能随时带在身边，就想暂时放在亲戚家中。于是，父亲便将小猫装在一个纸箱里，绑在摩托车后座上送到了我舅舅家中。我舅舅舅家也就五六里路，但由于是山区，道路曲折，岔路极多，一个外乡人来几次都很难记住路，奇怪的是，这只猫竟然在两天后自己跑回来了。这让我很诧异，要知道，它是被装在箱子里的呀！我难以想象，它是如何找到回家的路的。而后来又发生的一件事，就让我不仅仅是诧异了。

去年冬天，父母准备到北京的弟弟家过年，这次计划要去两三个月，猫还是放在了舅舅家。母亲尽管很不放心，也只有这样办了。谁料，刚送到舅

舅家，不到一天，猫又找不到了。它是不是又回家了呢？表姐在几天后回我老家看了一下，没有看到它的踪影。中间又找了几次，还是没找到。在北京的母亲很是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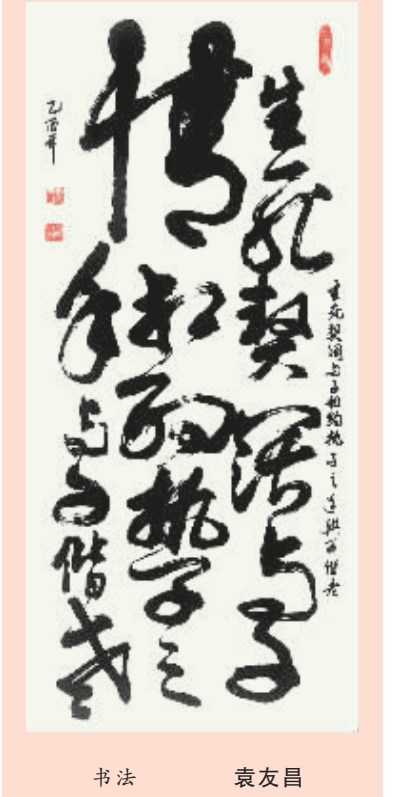
京城的春节热闹异常。在高兴的团聚之余，我们也经常谈起这只猫，都认为猫肯定丢了。当然，还有其他的猜测大家不愿说出来。它可能成了一只流浪猫，也可能冻饿而死在某个角落，还有可能被野狗咬死了。不过，我和大家一样，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否还会发生一些奇迹呢？

父母在北京过了一个愉快的冬天，春暖花开时，要回去了。我说，回去后再找一找，看能否找到。母亲“哎”了

新书架

《黄祥清格言书法选》

马承钧



袁友昌

《黄祥清格言书法选》内容涵盖人生感悟、处世箴言、读书语丝、和谐之思、从政寄语、执法木铎及翰墨哲思、军营信条、体坛心得等十一个方面，以行草、篆、隶等书法形式体现。有资深评论家称其“龙飞凤舞间闪烁生命感悟，华彩乐章里尽显做人心得”；出版界人士也认为：以书法形式表现作者自创格言，且涵盖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在全国出版界、书法界尚属首次。

黄祥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业余爱好是研读书法挥毫泼墨。他发现书法家偏爱古人名句名言，常以此作为书法内容，致使作品每每“撞车”，令人不无尴尬。于是他结合个人工作实践和生活经历之感悟，潜心创作格言，既鞭策自己，又供平日练笔之用。三年时间累积上千条之多。在书法界同仁和朋友热心鼓动下，终于出版这本《黄祥清格言书法选》。不少专家与读者反响强烈，认为此书出版对励志育人、反腐倡廉、繁荣文化艺术、建设和谐社会等，均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

汉砖画谈

西王母

张健莹

是蓬头散发豹尾虎齿头戴饰物的女神仙，后来的西王母头上戴冠身着女装坐在虎首龙尾之上，驾龙骑凤仪态威严，身旁还有仙气缭绕，这样的西王母更是神气十足了。

我的一位研究中国戏曲史的老师看到这汉砖拓片，很以为然，说与他的研究中国戏曲起源有关。后来我托人带给他一张拓片，他来信感谢，究竟为他提供了什么依据，我到现在还在猜测。

